

救亡獨幕劇
最後的答案

羅 永 培 編

重慶青年會國難工作委員會出版



仇貨買不得！
仇貨買不得！
買了仇貨，
賣了中國，
休將仇貨
污人格！

國難小叢書
第十種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重在宣傳每份只售銅元六百分

出版者

重慶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國難工作委員會

發行者

重慶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會址公園路電話二四一號

印刷者

重慶新民印書館
住長安寺廟內

最後的答案

獨幕劇

羅永培

時代：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子夜

地點：河北天津

人物：梅竹松（天津偽市府祕書）

蓮子（竹松的日本太太）

梅天（他們的兒子已十六歲是個學西洋畫的青年）

黃貴（男用人）

女僕

廚子

偽警二名（梅宅守衛者）

化裝：
竹松胖胖的身材着洋服，他雖是中國人

嘴唇上却留起日本式的小鬍子。蓮子着日本服裝，其餘按應着衣服化裝。

佈景：

西式洋房中之內室，台左右均有門，可通內外，右有沙發及衣架，左邊安一小立櫃，櫃上有八音鐘一座及花瓶等物，櫃側設小棹及椅，台中有壁爐，爐內生火，爐台上壁間懸一日本旗，室中垂電燈，地面蓋毛氈。

幕啓時舞台全黑，惟台中爐內有微微的火光，八音鐘奏出音樂來報告，這時候正是十二點，移時屋外有汽車喇叭聲，是屋主梅祕書深夜醉歸了。足聲向室內走來走近聞哈哈……咕咕……笑聲，笑聲前半如鴨叫，後半如鶴啼，啓門入室中仍笑，開電

燈狀態戰慄，將手腕上之大衣向衣架上投掛，大衣落地，又折頭上帽掛架上，然後倒臥沙發中，嘴裏咕嚕咕嚕……

梅竹松

真開心，真開心……好酒，好酒……哈哈……咕咕……
……唉、別鬧，你真夠漂亮哪……哈哈……咕咕……
……幹嗎，你又摸我的小鬍子？咕咕……關公立馬華容道，叫聲曹操聽咱講（做大鼓書聲）哈哈……咕咕……窗外風聲如鬼叫。

梅竹松

唉，怪冷的，來！把火生大。

女僕由外門上，將爐火生大，竹松嘴裏仍咕嚕咕嚕咕嚕笑。

梅竹松

（命女僕）把窗門關好。

女僕到沙發後將微開之一扇窗門關好，回頭將地上

大衣拾起掛衣架上。

梅竹松

哈哈……咕咕……我的 Come (狗名) 那兒去了？叫

黃貴給我牽來。

女僕

是的，祕書老爺。(仍由外門下)

梅竹松

哈哈……咕咕……Come come……(唱)只爲歸家那

一宵，行至中途風雨暴哈哈……碑亭避雨起禍苗，

咕咕……

蓮子由內門上。

蓮子

今晚八(日文晚安的意思，讀音如「孔板娃」)。

梅竹松

(急起坐沙發上，蓮子亦到沙發上同坐)太太你晚安

！

蓮子

幹嗎又喝醉啦，竹松，大夫不是叫你別喝酒麼。

梅竹松

哈哈……咕咕……太太，唔(酒嘔)我親愛的太太，

蓮子

明兒是一月一日過新年呀！哈哈……咕咕……竹松，我不是不要你過年，但是北京教育部武田熙顧問不是要你快一點兒去嗎？前天還得到他的來電，要你能夠去出席臨時政府的元旦慶祝會，可是我問大夫，大夫一定要你多休息兩個禮拜……

（黃貴牽一獵犬由外門上。）

黃貴

秘書老爺，Come 牽來了。（再向蓮子），秘書太太

梅竹松

呵，Come 我的寶貝，哈哈……唔，你，你已經睏了嗎？但是今天我一天都沒有瞧見你呀！哈哈……

咕咕……我的寶貝！（俯摸獵犬）

蓮子

這樣夜深把牠牽進來幹嗎？

梅竹松

哈哈……因為牠對我很忠心，所以，所以我不能每天見牠，唔，不，不是，我是講，我每天不能夠不

蓮子

見牠。(再摸獵犬)我忠心的寶貝!

是的，Come到是頂好的一頭獵犬。

梅竹松

對呀，前次在車站上不是牠幫衛兵咬着強盜，太太太太你知道的，那咱們是人多麼危險。哈哈……咕

咕……

蓮子

(命令黃貴)黃貴，時間不早啦，還是牽Come去睏罷。

黃貴

是的，祕書太太。(牽犬仍由外門下)走，Come還是去睏去。

梅竹松

好好Goodbye明兒再見，Come——哈哈……唔

蓮子

竹松，你還是上樓去休息罷。

梅竹松

這兒好，我就在這沙發上休息一會兒，再，再上樓去。

蓮子

那麼我上樓去啦，因為還有一封寄到東京去拜年的信，沒有寫完，一會兒寫完了，我再下來請你好啦，（仍由內門下）

（竹松從衣袋中取出煙捲，火柴，將煙點燃仍倒沙發上抽煙。）

梅竹松

（咕嚕咕嚕重新開始獨語）大夫叫我別喝酒，哈哈……咕咕……

（窗外又刮風，聲如鬼叫。）

梅竹松

呵，又刮風哪，唔……黃貴，拿水來，我的口渴了，快一點兒！

梅天

（從門外應聲上）要水喝嗎，父親？（但剛進外門又回頭門外高叫）黃貴拿水來！（黃貴在門外應聲）——來了。梅天說——給我。後即轉身入室，手持溫

水瓶一只，同時左脇下夾有一自外帶回之書夾，進室後，將書夾放台左小立櫃上，再取盃倒水一盃送竹松）父親請喝水。

梅竹松（轉身接盃）呵，天兒幹嗎你，唔，你也這樣晚纔回來？

梅 天 沒有什麼，呵，父親，沒有什麼，不過同幾個朋友在一塊兒玩，隨便談談罷了。

梅竹松（喝完水交盃給梅天）再給我一盃水。（梅天又轉身到立櫃前倒水送竹松）唔，唔，這個，天兒，我問你，你是不是又給那個姓李的那個傢伙在一塊兒玩？

梅 天 是的。

梅竹松（微怒）幹嗎又給他們在一塊，我不是同你講過嗎？

他，他們的思想都是反動的，不久一定要給抓去監禁，或許是槍斃。

梅天

（接盃過去）還要水嗎？父親，你喝醉了，還是請躺下休息一會兒。

梅竹松

我？我沒有醉，我不要水了，唔，我不過因為府裏過年，也是他們大家知道了我不久要到北京教育部去，擔任最重要的職務，所以，唔，恭賀我，我纔喝了一點兒酒。

梅天

那麼……（似不便說出，回頭將手中所捏之盃放立櫃上）

梅竹松

那麼什麼？

梅天

那麼我是想，父親從前不是學教育的，將來怎麼辦呢？

梅竹松

哈哈……咕咕……傻孩子，你以為我只知道生意經

，作白面買賣麼？從前我也，唔，我也在大學唸過兩年書呀！

梅天

是的，那麼請問父親究竟打算怎麼辦？

梅竹松

唔……（再取衣袋中煙捲，出火柴燃烟抽，並起坐

沙發中）

這個，這個是很容易的，第一當然是改訂教科書，

（得意的說）譬如，他們要各小學的學生說：「歡迎

日本人管理中國，因為日本人能使中國安定。」其

實何必這樣麻繁，印做教科書的第一課好啦？哈哈

……咕咕……

梅天聽竹松語，心中非常悲痛，簡直不能再開口了

，禁不住眼淚直流，握拳擊頭，退坐台左椅中。）

梅竹松

幹嗎哭啦？天兒，你真是傻孩子！

梅天

父親，（用力站起）你真是喝醉了，你忘掉了你是中國人嗎？

梅竹松

我，我不是剛纔給你講過，（大聲）我沒有醉！至於這個，這個中國人，我，唔，我現在當然還是中國人。

梅天

既是中國人，你為什麼還要那麼幹咧，父親？

梅竹松

為什麼中國人又不能那麼幹？要不是我生病，大夫要我休息，我早就上北京教育部去啦。

梅天

難道說那麼幹是什麼東西，父親你還不知道嗎？

梅竹松

什麼東西？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梅天

（高叫）那麼幹就是漢奸，漢奸是出賣同胞的魔鬼，五千年中華民族的罪人，違悖了過去的祖先，也毀

滅了將來的子孫，喪盡天良，毫無人格，目私自利，只顧目前的最下等畜生。

梅竹松
(驚)呵，什麼漢奸，漢奸，最下等的畜生，哈哈……
咕咕……天兒，我問你，你每天吃不吃飯？(起立一下，身體發抖，復坐)。

梅天
(堅決的)我餓死也不作漢奸！我餓死也不作漢奸！
窗外風吼，爐中火嘯，恰如梅天胸中的熱潮。

梅竹松
(父親的尊嚴，用力站起)混蛋，聽着說我陸官發財，不知道道喜，反而來說東說西，簡直是學會了姓李的那個流氓的反動行爲，要不是我的兒子，我立刻叫門口守衛的警察把你抓去槍斃，嘿，嘿，(怒氣不息，再坐下)。

梅天
父親，你的陸官發財是永久的嗎？

梅 天

這一次的戰爭只證明了日本的野蠻，明白的苦訴世界，日本民族，還是原始的人類。回頭再看咱們中國，多年不能實現的統一，現在實現了；多年沒有的勇敢，現在咱們看見了；多年沒有的犧牲財產救濟國難的精神，現在咱們看見了。日本捉住咱們的同胞就殺，中國捉住日本的俘虜，給他衣食住的優待，這是充分的證明，保障東亞和平的，只有中華民族！

梅竹松

平常我到沒有十分注意，瞧不出你還有這樣的一個烈嘴。

（風吼火嘯。）

梅 天

（繼續前語）我講的這些寶貴精神和高尚的道德……其實還有很多的，我沒有講完，這都是咱們正

梅竹松

在萌芽的偉大，也就是咱們復生的國魂。只要咱們同胞努力的用血肉去培植，這國魂強健的生長，最後的勝利，咱們是一定有把握的——

哈哈……：……：咕咕……：……：什麼最後的勝利，真是聽得太多啦！

梅天

再講，咱們士兵抗戰的照片，在倫敦各大報章，雜誌上同英王登極的照片一塊兒刊出，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咱們中國現在國際上的地位，也可以看出其他的國家對咱們是如何的表示同情。

梅竹松

你看見這種報章，雜誌嗎？也許靠不住罷！

梅天

豈特我一個人看見，全世界的人都看見了，至於日本的經濟，國內已經剝削完了，無法供給，要想在搶奪咱們的土地上開發生產，也不是短期內可實現

好啦。

梅 天 圖畫嗎？畫得有，（回頭取立櫃上書夾揭開，出畫一張交竹松，畫上係一醜惡之面孔，似人形又似獸形）好，請你看罷，父親。

梅竹松 這是什麼東西？怪眉怪眼的。

梅 天 這是宇宙中頂惡的面孔，也就是罪惡的象徵，我，我真是不幸，想不到我家裏就有這樣罪惡的象徵。

梅竹松（急）什麼什麼？你的意思是說，是說這個醜惡的面孔就是我嗎？（起立將畫棄地上）嘿嘿……

梅 天（上前跪下）呵，父親，請你原諒我！但是，我懇求你，不上北京去，同時也辭掉市府祕書的職務，就在家裏養病休息。

（蓮子由內門上。）

蓮 子 (吃驚) 這是幹嗎?

梅竹松 這個傻孩子要我不上北京去。

蓮 子 現在是不去呀!

梅竹松 他，他還要我辭掉祕書的職務。

蓮 子 這又是幹嗎?(忽見地上畫像)呵，這是一個什麼玩意兒?

(拾起來看)

梅 天 (已起立火爐側，火還是熊熊的燃起)是我畫的畫。

蓮 子 是什麼畫?

梅 天 是宇宙中頂惡的面孔，也就是罪惡的象徵。

梅竹松 (坐沙發上息氣)他還說這怪東西，就是我的畫像!

(再取煙抽)

蓮 子 (退坐左邊椅中，將畫放椅上)這就沒有道理了，天

兒，我的好孩子，你怎麼啦？

梅天 我沒有怎麼，我就是愛我的父親愛中國。

蓮子 你的父親是愛中國的呀。

梅天 他不愛中國，他出賣中國，他是漢奸。

蓮子 什麼，你的腦子也有了這個反動的毛病？！

梅竹松 傻孩子，你去睡罷，別在你母親面前說傻話啦。

梅天 我現在不需要睡，若是可能的話，我也希望我的母

親，愛中國。

蓮子 嘻，嘻，嘻……（欺騙小孩子）真是傻孩子，你能夠

說我不愛中國嗎？我要是不愛中國，我就不給你父親結婚啦，那兒還會有你咧！再說咱們日本也是愛中國，也許日本人愛中國，比中國人愛中國還更愛，不然日本人何必一定要到中國來，日本人要到中

國來，就是要幫助中國，把中國造成一個王道樂土的國家。

梅竹松

對啦，你聽（向梅天）你母親的話是多麼有理。

梅天

有理，什麼王道樂土、姦淫，搶殺，白面，嗎啡，這一些東西，就是王道樂土！

蓮子

這不過是暫時現象，傻孩子，日子過久一點兒就好噠。

梅天

日子過久一點兒就成朝鮮，台灣噠，那還不好。（窗外風聲再吼。）

蓮子

天兒，我是你的母親，我不會騙你的，（一起去拍梅天肩頭）

梅天

自然，你是我的母親，可是你別忘掉中國還是日本的祖先。

蓮子 (急)這，這簡直是瞎說！(退坐椅上)

梅天 (轉向竹松)呵，父親，我還要問你，難道你就這樣不管南方的祖母嗎？

梅竹松 已經好幾個月沒有消息啦，誰知道現在怎樣？

梅天 不知道就完了嗎？我再要告訴你，父親，你這樣幹是會遇刺的，前次在車站上，不是有過一次嗎？

蓮子 你這個孩子，幹嗎今兒晚上這樣發瘋？(已怒)

梅天 我發瘋，日本人纔在發大瘋咧！

蓮子 (用拳擊棹)這真是反動已極，反動已極，我，我養出這種孩子，叫我將來怎樣有面孔見我的同胞？！

梅天 我遇着了這種父母，叫我將來也不知道有什麼面孔見我的同胞？！

梅竹松 (用力站起，又是父親的尊嚴。)這真是豈有此理，

你這小孩子，簡直混蛋！

梅天
（決心）我，我也不能夠再忍了，現在我立刻就離開
這個糟糕的家庭。

梅竹松
呵，你走，上那兒去？

梅蓮子
你要走嗎？

梅天
我去參加游擊隊，我要收復平津，我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爐火吼得更有勁。）

（起立）你真是要去做强盜嗎？

日本人搶咱們中國土地，殺咱們的同胞，纔真是強盜！

梅蓮子
我不准你走。

梅天
我要走，我立刻就走。

梅竹松

我也真是缺德，纔會有你這樣一個忤逆不孝的兒子。鬧得過年的晚上也不清靜，我的病也會給你鬧糟。

梅天

忤逆不孝，什麼是孝？孝就是要不背叛咱們的祖先。

蓮子

總之，我不准你走，我不讓你出去給別人抓去槍斃。

梅竹松

對啦，這給咱們的名譽很有關係。

梅天

槍斃，就是砍頭我也不怕，爲國家民族犧牲，誰說是沒有名譽？（到立櫃前取書夾，回頭向外門走）我走，我立刻走。

蓮子

（急在立櫃抽屜中，取出手槍。持向梅天）不准走，站住！

梅天

（回頭站住）爲什麼不准走？

梅竹松

好孩子，你聽你母親的話不走好啦，這樣冷的天氣你出去受得了嗎？

蓮子

（怒極）我已經講過，我不讓別人抓你去槍斃，反正你一定要尋死，我能夠給你生，我也就可以給你死。

梅天

我也已經講過，我不怕死，我要走。（回頭向外走）

蓮子

你真是尋死！（開槍，砰一聲，射中梅天腰部）

梅天

（發出叫聲；丟掉書夾，手按腰部，痛極倒地暈死）

。

（窗外風聲似羣鬼齊哭。）

梅竹松

（大驚問蓮子）幹嗎你真的開槍？

蓮子

（亦驚惶戰慄，手槍落地上）我，我……真是他逼着

我沒有辦法了（退坐椅上）

（黃貴驚忙由外門上。）

黃 貴 祕書老爺，太太，這，那兒槍響？

梅竹松 黃貴，你快去請劉大夫來，還有，那個，那個，叫

趙媽進來。

黃 貴 幹嗎少爺……

梅竹松 去，快去！（上前俯視梅天）

黃 貴 是！是。（下）

蓮 子 他真是給我打死了嗎？（神經已感到恐怖）

梅竹松 好，他沒有死，但是（用手試梅天鼻息）只有這一點

點兒氣息了，還，還能夠活下去嗎？（怒語）我平常

作夢也沒想到，我有這樣一個凶惡的女人，我看（

指棹上畫）那一張畫，纔真是你的畫像！

蓮 子 什麼，你敢罵我是一個凶惡的女人？

（女僕由外門急忙上。）

女僕 祕書老爺，什麼事？（轉向蓮子）呵，太太。

梅竹松 來，把少爺抬上沙發去，當心點兒。

（竹松同女僕抬梅天到沙發上。）

女僕 少爺怎樣啦？祕書老爺。

梅竹松 呵，趙媽，黃貴上劉大夫醫院去了嗎？你去，你去打電話催他請劉大夫立刻就來。

女僕 是，是。（急下）

梅竹松 （搔頭）這真糟糕，這真糟糕，全沒有想想我現在已經是四十歲的人了，剛剛就只有這一個兒子。

蓮子 （反為強硬）什麼糟糕？你不講你兒子的反動罪過，

到罵我是一個凶惡的女人，也罵我就是這張鬼畫，

（執畫撕碎丟地上。）

梅竹松 （稍軟）太太，我並不敢罵你，咱們快二十年的夫婦

噠，有那一次我罵過你咧？不過，今兒晚上你是太凶了一點，太太。

蓮子

你還要罵我凶嗎？

梅竹松

不敢，不敢，太太，你是知道的，我是非常愛你呀，同時，我也知道，太太，你是非常的愛我，並且，最近幾年來，我知道你更是加倍的特別愛我，是不是？

蓮子

是的，但是，你兒子這樣反動的行爲是不成的！

梅竹松

我常常也給你講過，最好的教師就是母親，你應該想辦法把天兒好好的教教纔對呀！

蓮子

哼，又是罵我不對，我不是常常教他要愛咱們日本嗎？

梅竹松

是愛日本呀，不過中國不會一吓子就忘掉啦。

蓮子

呵，中國不會忘掉，哼哼（冷笑隨厲聲）你知道嗎？這就是因為你的種不好！

梅竹松

（驚與怒）什麼，好！我的種不好，你，你一個咖啡館的女招待，你的種好？真是逼着要我講良心話，天兒他是中國人，中國人愛中國不是應該的嗎？

蓮子

哼，哼（又是一個冷笑）你這樣的人也會有良心？有良心就不會忘恩負義的罵我。明白的我告訴你，愛日本就不能愛中國。

梅竹松

愛日本，愛日本，但是，你不能教我不愛我的兒子愛兒子是可以的，就是我也愛兒子，但是兒子已經

蓮子

反動，要做強盜了，還能夠愛嗎？我再明白的給你講，（從椅中起立）你知道這廿年來我愛你，你也知道最近幾年來我加倍的愛你，使你有錢存銀行，也

梅竹松
蓮子

有官作，可是，我要問你，你知不知道我現在的愛你與從前的愛你有什麼不同？

我不知道有什麼不同。

好，我給你講，從前我愛你青年，偉大，勇敢，真誠，熱烈的愛中國；可是，哼，哼，現在我却是愛你腐敗，卑污，怯懦，虛偽，無恥的賣中國，哈哈（一個凶惡的得意癡笑）我這二十年來的工作，也算對得住我的國家了！

梅竹松

（搥頭深思）什麼，什麼？

蓮子

你還不明白麼？我再給你一個很好的說明，你不是愛你的那一頭寶貝獵犬 *Come* 嗎？因為牠對你很忠心，所以你每天都不能不見牠，今兒晚上這樣的深夜了，你也要叫黃貴牽牠進來看，你自己知道

你怎樣的愛 Come，那麼你就應該知道我是怎樣的愛你，你就是我的獵犬 Come—

梅竹松

(暴怒)呵，原來你把我看做一頭獵犬！

蓮子

不錯，你是我一頭訓練了廿年的很忠心的獵犬。

梅竹松

獵犬，獵犬，現在我的酒也完全醒啦(用足擊地大

吼)我不做獵犬了，我不做獵犬了！

蓮子

不准吼，你敢反動，你也要學你的兒子做强盜嗎？

我立刻報告司令部抓你去。

梅竹松

此時蓮子竹松同時均欲得地上手槍但竹松手快抓得(用槍對住蓮子)這一次我不怕你報告了，還是天兒

他講的話對，日本搶咱們中國的土地，殺咱們的同胞，纔真是強盜！

蓮子

你，你，竹松把槍放下，你敢開槍！你也反動了，

我叫門口守衛的警察立刻進來抓你。

梅竹松

你敢叫，叫，我就開槍。

蓮子

你敢開！

梅竹松

我的兒子已經給你打壞了，將來我還有什麼希望咧，好，我就率性弄成一個孤獨的人罷，開就開！

砰，砰，竹松連發二槍，蓮子中彈倒地，因中胸前要部，不能再發言語，怒目注恨竹松，竹松回頭見火爐壁上日本旗，即上前將旗扯下。同時後台獵犬大叫。

梅竹松

（撕碎日本旗棄地上，用足力踢）他媽的，這是什麼旗子，就是海盜的標記！

（蓮子在最後的掙扎中，怒視着竹松撕毀日本旗子死去，同時窗外的風像萬馬奔騰，怒潮高漲，爐內

的火也爆笑如雷，還有沙發中的梅天，本來起先也就微有移動，不過，竹松和蓮子在鬥爭，沒有注意到，這時候他是從暈死中醒轉來呻吟了。）

梅天

（睡沙發中呻吟）噯唷……

梅竹松

（由暴怒中跳到驚喜）呵，好孩子，你醒過來了嗎？
（急奔沙發俯視）

梅天

噯唷，這裏好痛呀！（手按傷處）

梅竹松

不要緊，立刻劉大夫就會來的，（向門外叫）趙媽！

女僕

（應聲上）來了。（見蓮子尸體作驚狀）

梅竹松

（問女僕）黃貴去請劉大夫還沒有回來嗎？快打電話

再去確。

梅天

噯唷……

女僕

（應竹松聲下）是，是（剛至門外即遇見黃貴）呵，你

回來啦？祕書老爺正在問你咧。

梅竹松 黃貴，幹嗎這一天纔回來，劉大夫來了嗎？快請劉大夫進來。

黃貴 (應聲上) 祕書老爺，劉大夫還沒有來。

梅竹松 幹嗎還沒有來？

黃貴 劉大夫給別人請去接生去了，我又上接生那兒去請他，他說在二十分鐘之內準來。

梅竹松 好，那麼你，你去叫趙媽，廚房裏的廚子，還有兩個門口守衛的警察，也有你，一塊到這兒來，我有話給你們講。

黃貴 (在驚惶中應聲下) 是，是。

梅天 噯唷……(側頭忽見蓮子尸體及碎旗) 父，父親這是幹嗎呀？

梅竹松 這嗎？是你的母親，我把她打死了，（取起碎旗再

撕）這是海盜的旗子，我也把它撕毀了。

梅天 爲什麼？

梅竹松 呵，你也會問我爲什麼？爲什麼？就是（大聲）我不

做漢奸了，我不給日本鬼子當獵犬了！我原來也早就知道，做漢奸是沒有好結果的，你瞧，東北的趙欣伯那一個小子，結底給日本鬼子弄得好慘。我，我現在要用我所有的一切去愛中國，好，孩子，你說對不對？唉，我真不知道，我是怎樣的，幹嗎糊塗塗的做了二十年的獵犬？！（用拳擊頭深悔）

梅天 哈哈……這就好了！哈哈……噯……（傷痛）

梅竹松 又痛嗎？（急上前俯視）

梅天 不要緊？呵，我親愛的父親，請你把我的書夾給